

钟玲·著

# 天眼紅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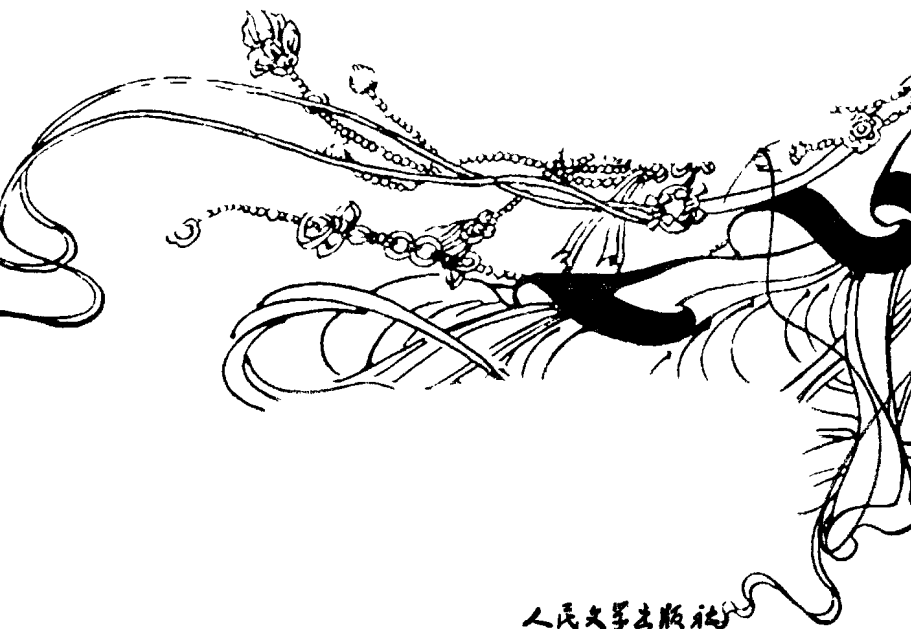
瞬息·古今·穿越

天眼·人心·照见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钟玲·著

# 天眼紅塵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眼红尘/钟玲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 
2010

ISBN 978-7-02-008345-9

I. ①天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  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4162号

责任编辑:文 珍      装帧设计:黄云香  
责任校对:韩志慧     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99千字 开本880×1160毫米 1/32 印张8.75 插页2

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    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

ISBN 978-7-02-008345-9      定价22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天眼篇

过山……3

黑原……19

陆机与黄耳……26

莺莺……36

生死冤家……52

大轮回……78

观水……96

生死墙……99

轮回……103

望安……115

## 第二辑 人心篇

灰蒙蒙的爱河……133

刺……146

山之盟……159

女诗人之死……167

小野猫……184

美丽的错误……188

奇袭天相寺……192

逸心园……214

正室侧室……228

终站香港……231

窗的诱惑……235

## 第三辑 瞬息篇

墓碑……245

莲花水色……250

一碗饭……254

半个世纪以前……258

## 过 山

荷里活道是香港著名的古董街，路面黑色的沥青，多年来一层层地敷上，像是古老年间漆棺木似的，不下雨也显得湿漉漉的。这条狭隘的街道倚着山坡，路面不是上倾，就是下斜，两旁旧式的楼房，像水中倒影似的歪斜立着。古董店一家家，小店面，窄窄的门，有如水底洞穴，里面总是幽幽暗暗的。

紫燕一走进这家“玉成轩”，那只古玉镯子就攫住她的目光。店里很暗，没有开灯。玉镯静静躺在玻璃柜一角，闪着青翠欲滴的光彩，好像在漆黑的海水深处，一线正午的天光照亮一圈水，碧莹莹的。旁边一大堆浑浑浊浊的仿古玉，更衬出它的卓越风姿。紫燕给迷住了。

坐在展示柜后的老板，啪一声开了灯，他双眼不住地上下打量花朵一样的紫燕。她接过玉镯，摊在掌上细看，颜色反而没有方才暗地里鲜明。草绿色，入过土陪过葬，所以有褐色的矿物沁痕。她一看形制，就知道应该是三代的東西，不是一般人所戴的那种圆身翡翠玉镯，而是扁身的古玉筒形镯，而且镯身厚薄粗细并不均匀，这都是汉朝以前玉镯的特征。幸亏是素身，如果有雕工只怕她买不起。紫燕想，若是能杀价到三千港币，一定买。不，四千她也买。

“玉成轩”的老板一双乌黑眼珠子，一直死盯着紫燕的脸，他眼下有一道深深的眼袋沟。他想：这么年轻的小姐居然玩古玉！不但年轻，还漂亮，不但漂亮，还很媚人。那双水光潋潋的眼睛射

出缠绵的光芒,如果她用赏玉的眼光来瞧一个男人,那男人怕不酥了。他惊觉紫燕正带着询问的眼光望着他,赶紧说:“小姐,不贵,只卖一千三百元,因为‘过山’呢!”

紫燕用柔美的声调问:“请问什么叫‘过山’呢?”

她一副请教专家的谦虚表情。她古玉方面的知识,有不少便是这般从不同的玉商口中套问出来的。

老板赶忙由柜后走到她身边,一瘸一瘸地,他拄着拐杖,左脚还上着石膏。他倾身向她,用手指点玉镯热心地解说:“你看见没有?镯身这里有细细的一圈首尾相接的裂痕,只是没有裂到心里去,所以玉镯子没断。生了这种所谓‘过山’的裂痕,就没有市场价值了。也就是说,转手卖不大出去的,所以价钱可以那么便宜。”

紫燕爱不释手地托住镯子,心想,反正是买来自己戴的,又不打算转手,管它“过山”不“过山”。

看她那副入了迷的模样,老板笑吟吟地自动减了价:“你这么喜欢,一千元让给你吧!这是新疆和田的碧玉种,大多墨绿色,少见有这么鲜艳的绿色。”

他取来一条抹了肥皂的毛巾,殷勤地用他多肉的手,执起紫燕雪白的腕子,慢慢地在她葱茎一般嫩白的手上抹肥皂,然后小心地把她的五指拢起,轻轻一用力,这只两千多年的玉镯就滑溜溜地套上了紫燕的腕子。

戴上镯子当天晚上,紫燕就大泻,连泻七次,跑了一夜的厕所。第二天虚弱地倒在床上瘫了一整天,只好请假不上班。她猜不出吃坏了什么,因为晚饭是妈妈做的,在家吃的。到了第三天方能起床走动,当晚又染上重感冒,奇怪的是,春日煦暖,怎么会患感冒?感冒还没痊愈,她便撑着回市政局上班,接着感冒转成支气管炎,

她咳到嗓子都哑了。咳嗽老不好，一拖二十多天。她的律师男友倒是忠心耿耿，每隔一天下了班就来报到，到她家探她。

一个黄昏，她独自坐在阳台上歇息，橙黄的落日，在海上遍撒金屑。她不经意地瞥了腕上的玉镯一眼，却大吃一惊：在斜晖照射之下，玉镯的面貌竟与买来那天完全不同。原来死板的草绿色，现在转为青碧，鲜润有如初生的嫩叶芽，而褐色的沁痕，已演变出许多层次，有深咖啡色、浅棕色、橘红色，甚至，她举起手让镯子对着落日，竟有几丝红似血痕！仅仅一个多月，怎么会变得那么娇艳，而且娇艳得那么古怪？紫燕一面咳，一面瞪着镯子，心中有点发毛。她打算去请教行家，也许蓝老先生说得出道理，他对古玉的灵异事例很有研究。

“蓝老师，我知道古玉戴在身上，颜色会转润，但一个月就变得这么鲜艳，可能吗？”

“有一种说法，转润是因为吸了人气的缘故。不过一个月起那么大的变化连我也没见过。”

“蓝老师，您看，这里有几丝红沁，红得像血，是昨天才发现的。”

“有人说这种红是人血渗透而成，当然不足为信。应该是矿物质沁入而造成的颜色变化。”

“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这一个月由戴上它那一天起，我身体一直不好，各种病都快要生遍了，会不会跟玉镯有关？这是个‘过山’镯子。”

“有可能，通常‘过山’镯已经替主人挡过一次灾了，多数是主人摔倒，人安然无恙，玉镯却撞出‘过山’裂痕。既然这玉镯已经替以前的主人挡过一次灾，它可以说失去了避邪的作用，不能保护你了。”

紫燕想，怪不得自己生病，回到家就用肥皂液抹手，把玉镯脱下来。怪诞的是，第二天她的咳嗽减轻了很多，第三天居然痊愈了，难道病真是玉镯惹的吗？她把它放在红绒首饰盒里，每次开匣拿首饰，它都射出碧油油娇艳诱人的光泽，甚至把旁边闪亮的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碎钻首饰的珠光宝气都比了下去。可是紫燕一直没有戴它。偶尔拿起来把玩一下，也从来没有因为碰过这“过山”镯而生什么病痛。

到了夏天，一位报社老板约文艺界朋友乘游艇，赏玩香港海景。紫燕在文艺界以貌美闻名，也是位才女，在杂志上登过不少短篇爱情小说，当然在被邀之列。出门前化好妆，打开首饰匣取那对祖母绿宝石的小耳环，瞥了古玉镯子一眼，突然心中一动，想到她游泳衣的橘红颜色与玉镯的碧绿形成对比，相得益彰。鲜艳的青绿色又最能衬托她肌肤的雪白，还能平添一份雅致。于是古玉镯子又套上了她的手腕。

游艇在白沙湾抛下锚，泊在海上，只有紫燕跟三个会游泳的男士下了水，游到海中的浮台去。不久，三位男士中有两位已经跳下浮台游回游艇，只剩下编辑小黄缠着紫燕在浮台上说话。她受不了小黄醉翁之意不在酒溜上溜下的眼光，偏偏今天男朋友又要出庭没能来。于是她建议两人游泳比赛，游回船那边。跳下浮台后，紫燕把泳术不精的小黄远远抛在身后。

正当她游到距离游艇三十公尺左右时，突然抽起筋来，由戴镯子的左手开始抽，然后左脚抽。她惊恐地挣扎，四周是一片无情的、逼人的蓝水晶。灌了几口水以后，她神志模糊起来，好像有个人一把抓住她的左手，用力拖她穿越晶蓝的海水……

紫燕听到水波汨汨划过她耳边，可是她睁不开眼，而那只救她的手，仍然紧紧扣住她的手腕，拖她在水中疾驰前进。忽然耳际不



再是水声，而是呼呼的风声，她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竟在空中飞行，片片白云在脚下急速往后退。再往前方看，一个穿白色宽袖长袍的人，正拖着她的手飞翔。这是梦吗？她记得多次梦过自己在空中飞翔，这一定是个梦！

白袍人是谁呢？他的衣袂飘飘，头发束在头顶上，横插一只碧玉簪。蓦地他回过头来，把紫燕吓得心中一颤，这是一张多么怪异的脸：消瘦而俊美的脸上一层青气，双眼像京戏小生般斜飞吊起，而斜飞的眼中竟是一对晶绿的眼珠子。他冷冷地扫紫燕一眼，令她心中充满惶惑，因为那一眼有很深的恨意，也有非常露骨的轻蔑。紫燕惶惑地寻思：他是谁？他为什么恨她？既然恨她又为什么救她？他是外星人吗？他带她去什么地方？

他再也没有回头，只拉着她越飞越高。紫燕发现身上的泳衣不见了，一丝不挂，耳环、手镯，统统不见了。但她觉得赤身与这个陌生男子单独在一起，竟然也完全没有不自然的感觉。也许因为这个绿眼珠的男子根本不在乎她。虽然只跟他打过一个照面，她却感觉得到，在他眼中，自己只是个仇恨的对象，她的玲珑身材秀媚脸庞，对他不会起一丝作用。渐渐地，紫燕失去了速度感。她忘了自己仍在飞行，也不再意识到有人拖着她飞。人像是虚浮在太空，周围一片茫茫。

蓦然，紫燕耳边铿的一声，她惊觉过来，只见下方忽然出现一片一望无际的莽林，白袍男子拖着她的手俯冲下去。她看见这郁郁森森的莽林中心有一片开辟好的土地，人烟稠密，有座黄色砂石砌的城池，大概是什么蛮荒之地的都邑。白袍男子拖着她飞向城中央，四面高墙围住一大片厅殿楼阁，峥嵘轩峻，一副华贵的气象。丝竹管弦之声由一座大殿袅袅升起。他们凌空飞入那座大殿，落日斜晖射在殿前匾额龙飞凤舞的“临华殿”三个字上面。紫燕想，

既然称为“殿”，他们是擅入某国的皇宫了？唉，这天马行空的梦是奇情小说的好题材，等醒过来，一定要马上记下来。

大殿里罗列两排筵席，左右列坐着二十多位文武官员，官服分明。殿中央六个穿束腰曳地纱裙的舞姬，正翩翩起舞。大殿正前方陛阶之上列开三个几案，几案后并排坐着三人：中间是位须发尽白、头戴冠冕的帝王，右边是头插黄金凤钗、身穿紫色锦衣的中年妇人，左边坐着一位二十五六岁的丽人，打扮与右边妇人相同。一看年轻丽人的脸，紫燕吓得差一点由空中跌下来。这位妃子的相貌神态，竟与她一模一样，天下有这么相像的人吗？紫燕正在转念，她已经进入妃子的身体内，端坐在宝座之上。

——是的，我就是南越皇帝的“左夫人”，地位在宫中仅次于右夫人。我的小名叫姊艳。我连忙抬起头，找那个带我灵魂归窍的人，那个绿眼珠的白袍男子。他仍在大殿的梁下飞翔，除了我，似乎满殿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。他全身的轮廓已转淡，像春日的游丝。然后他朝那群翩翩的舞姬徐徐降下，停在一个舞姬的上空，那舞姬正举起双手挥动，袖子落下来，露出她的皓腕。现在白袍男子的轮廓已经淡到不能再淡，变成一团淡淡的青光，绕住那舞姬的左手，青光倏地缩小，化成一只碧玉镯子，套在舞姬的手腕上。

——我认出来了，舞姬腕上的这只玉镯，就是多少个朝代以后，我买来的那个“过山”玉镯，只是现在上面还没有沁色，显然还没有人过土，上面也没有一丝裂痕。那个白袍男子原来是玉镯的精灵，怪不得他的神态不沾一点人气，也怪不得他脸上连眼珠子都是青莹莹的，他的本质就是碧玉嘛！

——我打量这个舞姬，赫然发现她的五官与我竟有九分相似，她婀娜的身腰，高矮胖瘦，跟我竟完全相同，只是气度神韵略有不同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那只最后终究属于我的青玉镯，现在为什么

会套在她手腕上呢？难道她是我的另一个化身？

——陛下枯瘦的手抖索地向我伸来，手背上撒遍地钱苔似的老人斑，他的手搭上我的肩头，轻轻抚摸我说：“姊艳，那个戴碧玉镯的舞姬，长得真像你。”

——陛下凑在我耳边说话，我嗅到他呼出来的恶息，怎么近来臭味越来越浓呢？太医的药怎么一点也不见效？我的万岁爷啊，你千万不能死，你一归天，我也完了，我还想多活几年！

——“请陛下收了她，就有两个姊艳服侍您了。”我对陛下斜飞一个媚眼，用软得像绮罗的声调说。我知道这一撒娇，前几排王公文武全都会酥了。

——陛下仰头笑了：“呵！呵！像你，有一个服侍我就够了，两个我可禁受不了！”他的手摩挲在我柔绵绵的细腰上。

——我的眼角却瞟着下面左边坐首席的太子婴齐。他身材魁梧，趺坐也比别人高一截。他没有望过来，只放下双手捧住的耳杯，双眼平视，举止庄重温文，到底是受过中原大汉的教化。他的嘴角——那张灼热如烙铁熨斗的嘴——憋住笑意，准是因为听到陛下说“禁受不了”才忍俊不住。现在婴齐又耸一耸他粗黑的双眉，他知道我在瞧他，耸眉是我们的暗号。

——我是夏夜御池的涟漪震荡又散开，而他是覆盖池水的夜气。我闭上眼，任他带我穿越一重又一重的黑暗，柔软而温煦的黑暗。死亡也会这般吗？不，墓室的黑暗，冰冷而坚硬。不像这里，他的躯体四肢由外面热辣辣地包裹我，强壮得像拉满弦的弓。他由里面充实我，春日迸发的芽茎，刚中带柔的芽茎啊！池上的涟漪，震荡又散开，震荡又散开，震荡到我快要禁受不了了。一霎时，御池周围的火炬全部燃起，刺眼的光亮，惊飞一只夜宿的火鸟，箭一般射向天空。我在满池白灿灿的波浪中震颤，繁花在我体内一

朵朵开放……

——床四周的罗帐重重围成一个艳丽世界，水红色的绫褥，全皱成细细的浪花。我四肢摊开仰卧，他全身大字形平压我每一寸身体，那么伟岸的身躯，我居然一点也不觉得沉重。这般虚脱地、静静地承接此刻完全属于我的男人。渐渐地，我肋际痛了，感觉到他的重量。我身子扭动一下，他立刻挪开身躯，侧身贴着我躺下。

——他一移开，我就感到胸部腹部，甚至颈部，都是凉津津的，是他的汗水浸湿我。记得第一次的时候，他把床头的一方罗巾递过来给我拭汗，我不肯拭，说：“这样，我才感到还在你怀抱里。这样，不管我外面还是里面，全都湿漉漉地让你裹住。”不知道让死亡裹住是什么滋味？雪白的绫带裹住脖子，接着是，抽紧我的脖子，抽断我的气息……只有全身里外让他裹住的那些时刻，我才能完全遗忘白绫绞住脖子的痛楚。

——他望着我眼角的泪珠说：“你想父王的病还能挨几天？”

——“婴齐，他大概挨不过十天了，我死定了，我们只有等有一天你也到阴间来，再相会吧！”

——他的一双浓眉紧皱：“我们南越为什么还遵循这种陋习呢？在中原，殉葬的习俗早就废除了！我登基以后，一定废掉它。”

——我可等不到他登基了，“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一断气，大长秋●就会带人来绞杀我……”

——他嘴角一抖，看得出他心中难受，他双臂紧紧把我搂住说：“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再也找不到了……”

——我耳中回响着“像你这样的女人”这句话，忽然，我联想到“像我”的那个舞姬：她实在很像我！她可以……我紧张地抓住婴齐的手，仰起脸望进他眼中说：“婴齐，那个舞姬，那个很像我的

舞姬……”他不解地瞪住我，然后脸上现出恍然大悟的样子：“唔，她可以代替你。”

——他双眼深处闪过一丝阴森，我映在他瞳仁里的两张脸，同样苍白而阴森。是的，把她打扮成我的模样，穿上我一层层朝服，满身珠玉，只要她不出声，只怕宫里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是假扮的。

——婴齐的大手掌用力拍一下我的大腿，低声说：“今天回去，我就把她召入东宫，等到父王病危，即刻把她运到你房里来！”

——忽然我全身发起抖来。死亡的牢笼，阴湿封死的墓穴，终于打开了一条隙缝。

——婴齐说：“姊艳，不要怕，一切有我。”

——他俯身双臂双腿收缩夹紧我，然后翻过身来，用劲把我全身一带，我轻轻巧巧地落在他上面。我尽力放松自己，像一条小白蛇一般，盘在他身上。他微笑地说：“姊艳，我的姊艳，以后我们日子长着哪！我登基之后，你可以用另外一个人的身份出现，做我的妃子，你可以任意露面。”

——我的婴齐啊！真能当机立断，果敢绝伦，将来一定是个兴邦的霸主。我不必在森寒的墓穴中生生世世陪那个老头子，我的未来是灿烂的阳光，是他的雨露。伏在他身上，我化作暖呼呼柔绵绵一只白狐，他又热了起来……

——陛下在黄昏的时候昏迷过去，一更时分右夫人把我遣回椒房中。我是她的眼中钉，除非陛下再醒来，她是不会召我回去陪侍他的。陛下一宾天，右夫人会立即派大长秋来绞杀我。除非她亲耳听见我已受刑而亡，她自己是不会引颈赴死的。

——我赶忙回到椒房中，果然婴齐宫中的四个宦者，正押着一个大竹篓子等候我，说是太子宫中新缝了两床锦被，孝敬两位皇后。自从四个月前婴齐由长安回国，就常送礼给我们两个。宫里

人都说，他真孝顺，可惜他母后在生他的时候难产而亡，否则在她陪葬之前至少有很长一段日子可以享福。其实，每次送礼都是把他自己送过来与我相会。

——我屏退左右，只留下两个贴身侍女。打开竹篓，里面有个赤身露体的女人，软绵绵屈作一团。婴齐果真依约把舞姬送来了。她全身一丝不挂，所以手腕上的碧玉镯子，青光莹莹，特别显眼。我指挥侍女把她搬到我床上，开始替她着衣打扮。昏迷不醒的她，任由我们摆布。

——我穿上侍女服立在重重帷幕之后，隐约见到舞姬平躺在我床上。方才我又灌了她一碗千日酒<sup>●</sup>，三个时辰内她不会醒来的。我的朝服整整齐齐套在她身上：锦绣的缥青色深衣<sup>●</sup>，头上插着我的凤凰金步摇，腰际挂着我那串二十七块玉组成的玉佩。要不是代我受刑，她绝不可能死得这么风光，还有福气葬在帝王的陵墓之中！

——四更时分，门外传来宦者尖细的声音：“晋见左夫人。”

——蓦地大长秋满面肃穆地领着四个宦者进入椒房。五个人在我床前跪下。大长秋说：“先帝已驾崩，请左夫人宾天。”

——舞姬此刻翻过身子，低声说：“啊？”她的声音混浊不清。

——两个宦者举起白绫带，一人手执一端，疾步向前，把绫带一绕，扣在舞姬脖子上，此时舞姬好像忽然醒了，她用手扯住脖子上的白绫，惶恐地睁大双眼，尖叫一声，拼命挣扎。三个人由床上连拉带滚，一直扯到地板上，想不到她力气那么大，到底是个舞伎，身手矫健，换上我，怕早就在床上乖乖断了气。他们三个人的纠缠我看得一清二楚，因为从我的位置望地板，只隔一重纱幕。另外两个宦者也插手行刑，一人按住她一条腿，现在四个人对付她一个了，方才那两个宦者这才有机会全力拉紧白绫。她躺在地上蚯蚓

似的蠕动身躯，双手高举抖动，露出腕子上的碧玉镯，青光闪闪地在她腕子上乱晃，晃得我眼都花了。突然她全身停止抽动，手臂重重摔在地板上，玉镯铿一声。啊！它过山了。但奇怪，这铿一声竟似耳畔的巨钟，回响震得我晕眩。她停止挣扎的那一刹那，面孔正对着我，简直就是我的面孔。入宫以后，我在梦中已经好几次见过自己这副样子：五官扭曲，口中缓缓流出一道血，粉红的舌头吐出一大截。我全身发软，倒在柱子下，不知死的是她还是我。

——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周围一片漆黑，我躺在地上，感觉得出地面不像是宫里那种光滑的漆木地板，而是粗糙的木板。而此地的空气异常干燥，空中弥漫着焦炭味。渐渐地，眼睛习惯了这里的幽暗。我在一个小房间里，对面那一道墙堆满了贮藏食物的容器，像是铜斧、铜提桶、陶罐、陶瓮、漆盘、漆盒等等。忽然我听见背后有碗勺相碰的声音，在地上翻一个身回头看，有个男人面对我，坐在一个条几之后，手上拿着铜勺，在一个大陶碗中不知调些什么。我吓得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光线虽幽暗，却还能认出这个人厨师刘延。我在他面前横陈，成何体统？可是怪哉，我面对面站在他跟前，只隔一个条几，他竟望也不望我一眼。这时我旁边走过一个人，近到触及我的衣袖，是陛下宠信的宦者代，他竟也对我视若无睹。刘延交给宦者代一个大漆盘，上面托了一只描金漆碗、一只金杯。代双手捧住托盘走出房去。两个人自始至终没有瞧我一眼，平时因为我得宠，这两个人对我巴结得不得了，每次晋见都殷勤地屈膝跪拜。难道只因我是离魂，他们根本看不见？

——刘延低着头，双手捏捏弄弄做糕点，我打量这个厨房，此地跟我们御厨大不相同，阴阴暗暗的，而且小太多了，怎么竟连一个窗户也没有？四面墙不是砖砌的，砌的是黄砂石块。方铜炉里

燃着熊熊的烈火，怎么火焰是绿色的？我回头望刘延，他仍低头干活，他的脸惨白，记得他多肉的脸总泛出红光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里是皇陵，宫殿都是木结构，只有皇陵才是由黄砂石砌的。我们都在墓室之中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陛下指明要宦者代和刘延殉葬，因为代最能体贴他的心意，因为刘延的菜最合他口味。那么这是死后的鬼魂世界了？天啊，准是因为亲眼看见舞姬绞死，我吓得昏倒在地，惊动了大长秋，到底我难逃殉葬的厄运。

——我惊惶地走出厨房，前面是一条黑暗的通道，出口在哪里？我要回到阳世。通道尽头却是另一个房间，里面的景象惊得我一缩脚，躲在门后。一位盛妆的中年贵妇，着绀紫深衣，正用藤条鞭打一个女人。这房间五彩缤纷。漆木架上一盏巨型朱雀灯，发出淡黄的光芒，映射墙上的彩绘，一面是条金色的螭，另一面墙绘一对绚丽的凤凰。

——仔细一瞧，手执藤条的女人竟是右夫人，我入宫十年，从来没见过她这么凶狠过！她不断手起手落，啪！啪！啪！打得她眼中现出杀气腾腾的红光。她打谁呢？挨打的女人，每挨一下子，眉眼都纠结起来，全身虾一样弓起。细看之下，挨打的女人竟然是我。怎么有那么多个我？人都有三魂七魄，挨打的是谁？站在门下观望的又是谁？

——右夫人，我一向知道你妒忌我，没想到积恨这么深。她喝道：“贱人，可逮到机会治你了，别仗着你年轻，打死你！贱人，你凭什么住在此地？”

——地上的我此时跪着以背部承受鞭笞，白纱里衣上渗出道道血渍。她用哀哀的声调说：“夫人，我不配……住皇陵……可是身不由己……是左夫人害的，因为……我长得像她……”

——哦，原来不是我，是舞姬，怎么我们两个都殉葬了呢？



——右夫人手起手落继续打，一面厉声说：“就是因为你像她，才打你！”

——忽然有人在我旁边高声宣布：“万岁召玉妃晋见。”

——是宦者代站在我身边，朝房里宣旨。他对我仍然视而不见。

——舞姬连忙由地上爬起来，把扔在一边地上的绿色长袍披上，原来她已经封妃了！她赶到墙角，面对铜镜台，匆匆打扮一下，就跟在代身后出去了。

——我尾随他们二人，穿过通道，到达另一个大房间，探首张望里面，房中一片柔和的紫光，却不见陛下，只有墙角立着四个宦者，坐北朝南靠墙放置一张大床。啊！这就是陛下以前说过的云床！床座的三面木板绘了精美的五彩云纹，整个床座架在四个铁圈木轮上，好像可以随时驾床云游天上似的。床头灯台上摆放的大灯，倒是陛下寝宫旧物，以铜盘为座，盘沿有银蛇三条，张口共衔一玉灯，就在这灿灿的灯光下，陛下与我云雨过无数次。房间一角立着一面铜框桧木透雕的大屏风，把房间那一角挡住，看不出屏风后有没有人。

——宦者代把舞姬带到床前，替她宽衣，脱得她一丝不挂，奇怪，她背上的肌肤平滑，方才沁出血的鞭伤，完全不见了，全身光溜，只有腕子上戴着那只过山镬。她像一只惊恐的小白兔，赶忙爬上大床平躺下来。宦者代走到屏风前跪下，说：“禀告万岁，玉妃已带到。”

——屏风背后缓缓踱出一个老人，是陛下，全身干巴枯瘦的，正是他过世前的模样，穿一件薄薄的紫色绸袍。陛下转过屏风，站定望着大床上的女人。她的黑发长长一绺横在晶莹的身体之前，像一大片白云压在天边黑丛林之上。忽然陛下眼中射出惊喜，大